

新家安顿好后,第一次走进附近的菜场,想买只老母鸡炖汤喝。依着菜场的北墙,有一溜门市,其中有间专门卖鸡,门面分别写着杭州竹林鸡和苏北草鸡的字样。往里再走几步,还有几处卖鸡的摊位。初来乍到,不领市面,不知选购哪家好。

经过卖苏北草鸡门面时,很偶然瞥见门口玻璃柜后面的一角,一个小女孩坐在一摞放着书包和课本的小桌子前埋头做作业,戴着红领巾,左胳膊上别着中队队长标志“二条杠”。这使我停下脚步。那间门市也就五六平方米,冷柜、一张操作

台、一个水池及供操作者走动的过道占去不少空间,余下的地儿不多。如此拥挤、嘈杂,小女孩能安心做功课吗?菜场不大,但也“五脏俱全”,卖菜、卖

草鸡店里的女孩 张持坚

肉、卖鱼虾、卖水果、卖切面和馄饨皮子、卖熟食以及小修小补的摊位等一家挨着一家,不宽敞的过道里各色人等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嚷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站在操作台前三米开外的女子是小女孩的的母亲吧?她不时招呼来买鸡

的顾客,把过好秤的鸡摆到操作台上,用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将其分割成若干块,装进塑料袋,再拧开水龙头洗干净手,把袋子递到顾客手里,说着“再见,欢迎再来”的话……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声音一刻不停,小女孩竟如无人之境,一直埋头写啊写!

我不再思忖,立时决定:就买这家的鸡!因女孩的表现,我信得过这户人家,信得过她的母亲,也信得过摆在冷柜里的鸡。我向女店主走去。瘦瘦的她迎了上来,和声细语地问“买鸡吗?”我说是。“怎么吃?”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我即回“炖汤”。

她微笑着朝我把着的童车里的小孩点点头,打开冷藏柜,拿出一只鸡说:“这款合适炖汤吃。”她用了“款”这个字,也是我没想到的,感到新鲜,也觉得有“雅”的气息,以前买鸡没听卖家说过这个词。于是,舒坦地拎着鸡回家炖了,那味道确实鲜香。

然而,比这滋味更令我回味的,还是小女孩在那样的环境里做作业的“专注”,这是不容易的,很可贵的!若换我这个舞文弄墨的六十多岁的人恐难做到吧?可以想见,她坐在那里做作业的时候,心是宁静的,身心都沉浸在了一方小小的学习天地里,在尽情地享受着其间的美好和充实,在细细地品味着知识给予自己的甜美和滋润。

如今的社会生活容易分散人注意力的因素太多了,如手机、网络、各种游戏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视频等。这些科技产品在利于社会的同时,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它们在争夺人们的眼球,尤其是好奇心旺盛的孩子对它们很难有抗拒力,有些便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学生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专心与否拉开的。上课能专心听老师讲,课后能专心做作业,学习上一般不会有大的问题,而且养成这个好习惯会终身受益。思索着这些,小

女孩的形象更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此后,我成了苏北草鸡店的常客。

熟了,女主人告诉我,之所以下决心从苏北来上海打拼,就是想让孩子有个比乡下好的学习条件和学习氛围,以后能有点出息。我们把这些如实地对孩子讲了。来后租简陋的小屋,起早贪黑地忙碌,我管门市,孩子她爸负责采购和宰杀,保鲜。逢年过节忙不过来,两家老人轮流过来帮忙。这些孩子都看在眼里,知道是为了她。我们来四年了,孩子现在读四年级,已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老师布置的作业,利用中午等休息时间做完,回家的作业是她自己加的。老师、同学都喜

欢她,选她当中队长,功课上有问题问她,只要懂的都告诉人家。她不和同学比吃和穿,心思都在学习上,书读好了,知识理解了,是她最开心的。

这些大概就是小女孩学习“专注”的缘由了。小小年纪的她,珍惜父母和亲人用心血和汗水为她创造的学习条件,懂得感恩,有责任心。这些多么质朴,又不乏分量。由小看大,相信随着“专注”的积累所打下的基础,小女孩会继续向前迈出发步的。

我常去那里买鸡,即使不买鸡,到菜场买别的东西,也会朝那间门市张望,因为那里有感染我的气息,望着它,能感觉那气息正徐徐向我飘来……



吾日三省吾身 (篆刻) 李康

小针大业 郭书霞

每提到针,总会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的诗句。每每这时,总想起母亲拿着那枚细小的钢针在棉布之间穿梭的情景。

儿时,母亲在缝制衣服时总是把那枚细小的钢针递给我,由我来完成那条纤细如发的棉线从小小的针眼穿过。那枚小小的钢针缝制出了童年的诸多温暖,也穿引出童年的无限快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励志格言,也曾让我对这枚小小钢针有全部敬畏。在走进大阳古镇之前,这是我对一枚钢针的全部概念。

初秋一个周日,不经意走进大阳古镇,了解到钢针的起源、发展和兴盛,了解到钢针工艺的整个流程,才发现这枚小小的钢针在大阳古镇曾有过“丰功大业”。

大阳古镇在山西省泽州县,是一座拥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古镇。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大阳裴鸾在山东做提刑按察司副使时,弟弟投奔他之后从山东学到了制针技术,并回乡组织制针生产。后来大阳一带制针盛行一时,几乎家家制针,并逐渐成为农家的主要副业,远销京津、武汉、开封、郑州、西安等地。

大阳手工制针工艺有七十二道工序。首先要选上好的熟铁在铁匠炉上碾成细的铁条,然后将铁条烧红,穿过与钢针粗细相近的圆眼铁模,拉成铁线,再按针的长短切段,敲出针尖,砸出针鼻,钻出针眼,磨去毛刺,开始炒针,即用特别配置的材料对已做好的铁针进行渗碳、淬火,使之成为真正的钢针。据史籍记载:明清时期大阳设有针翁庙,由针翁会主持庙务,负责制针材料的选料加工、钢针生产的组织、半成品的回收及深加工,成品的储存、洽商、外运外销等。钢针的加工由各个钢针加工户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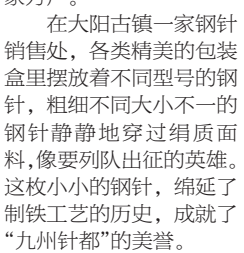
大阳古镇制针手工业的兴起源于当时炼铁工艺的兴盛。大阳,古晋国之地,曾隶属魏、韩、赵三国,有着悠久的冶铁制铁历史。冶炼技术的成熟和发展,衍生了手工制针业,而早期成熟的工业生产管理模式,则壮大了这一产业,从而奠定了大阳古镇的经济基础,使古镇因小小钢针而名扬海外,富有兴盛。

明万历年间,曾做过安徽宿州知府的王秋水在撰写的针翁庙碑记里说:他在童年时大阳既有制针业,到崇祯年间,针业大兴,此后发展到史村,上村,中村,下村等地,那时靠针业生产度过荒年。

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来大阳等地考察,在《中国》一书中也说到“大阳的针,供应着这个大的每一家庭并且远销中亚一带”。

“东西两大阳,南北四寨上,沿河十八庄,七十二条巷,九十三个阁,七市八圪垯,上下两书院,老街五里长”的描述,让每一位走进大阳的游客,都似乎感到了古镇曾经的辉煌宏伟,繁荣昌盛。走进古镇之前,我对针只是一份童年的记忆,走进古镇之后,才发现小针养育过千家万户,温暖过千家万户,富足过千家万户。

在大阳古镇一家钢针销售处,各类精美的包装盒里摆放着不同型号的钢针,粗细不同大小不一的钢针静静地穿过绢质面料,像要列队出征的英雄。这枚小小的钢针,绵延了制铁工艺的历史,成就了“九州针都”的美誉。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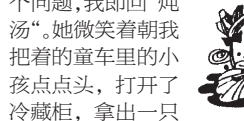
见,欢迎再来”的话……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声音一刻不停,小女孩竟如无人之境,一直埋头写啊写!

我不再思忖,立时决定:就买这家的鸡!因女孩的表现,我信得过这户人家,信得过她的母亲,也信得过摆在冷柜里的鸡。我向女店主走去。瘦瘦的她迎了上来,和声细语地问“买鸡吗?”我说是。“怎么吃?”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我即回“炖汤”。

她微笑着朝我把着的童车里的小孩点点头,打开冷藏柜,拿出一只鸡说:“这款合适炖汤吃。”她用了“款”这个字,也是我没想到的,感到新鲜,也觉得有“雅”的气息,以前买鸡没听卖家说过这个词。于是,舒坦地拎着鸡回家炖了,那味道确实鲜香。

如今的社会生活容易分散人注意力的因素太多了,如手机、网络、各种游戏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视频等。这些科技产品在利于社会的同时,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它们在争夺人们的眼球,尤其是好奇心旺盛的孩子对它们很难有抗拒力,有些便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学生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专心与否拉开的。上课能专心听老师讲,课后能专心做作业,学习上一般不会有大的问题,而且养成这个好习惯会终身受益。思索着这些,小



女孩的形象更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此后,我成了苏北草鸡店的常客。

熟了,女主人告诉我,之所以下决心从苏北来上海打拼,就是想让孩子有个比乡下好的学习条件和学习氛围,以后能有点出息。我们把这些如实地对孩子讲了。来后租简陋的小屋,起早贪黑地忙碌,我管门市,孩子她爸负责采购和宰杀,保鲜。逢年过节忙不过来,两家老人轮流过来帮忙。这些孩子都看在眼里,知道是为了她。我们来四年了,孩子现在读四年级,已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老师布置的作业,利用中午等休息时间做完,回家的作业是她自己加的。老师、同学都喜

欢她,选她当中队长,功课上有问题问她,只要懂的都告诉人家。她不和同学比吃和穿,心思都在学习上,书读好了,知识理解了,是她最开心的。

这些大概就是小女孩学习“专注”的缘由了。小小年纪的她,珍惜父母和亲人用心血和汗水为她创造的学习条件,懂得感恩,有责任心。这些多么质朴,又不乏分量。由小看大,相信随着“专注”的积累所打下的基础,小女孩会继续向前迈出发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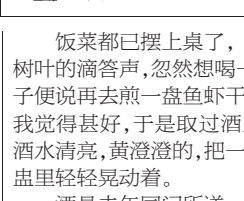
我常去那里买鸡,即使不买鸡,到菜场买别的东西,也会朝那间门市张望,因为那里有感染我的气息,望着它,能感觉那气息正徐徐向我飘来……

在日本,提起樋口一叶,人们都知道她是五千日元纸币上的女作家。随着2024年日币改版,她将从纸币“退隐”。不过,樋口一叶留下的文字如同历史长河里沉淀的沙金,总在那里,只等有心人伸手打捞。

樋口一叶的一生有几个关键词:贫穷,早逝。她生于1872年,在24岁那年死于肺结核,留下22篇小说和大量的日记。樋口一叶原名奈津,一说夏子,一叶是她的笔名。她的父母都生在山梨县的农家,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年轻情侣。两人私奔到东京,经过十年的努力,一叶的父亲买下了武士身份,紧接着便是明治维新,买来的身份没了意义。父亲谋到了下级公务员的职位,此时樋口家的家境尚可。后来哥哥和父亲相继去世,姐姐出嫁,二弟离家,家中只剩下母亲、一叶和妹妹邦子。17岁的一叶成了一家之主。

对一叶来说,开始写作不仅因为她自幼爱看书,更重要的是为了补贴家用。经人介绍,她与记者半井桃水相识,在他的指导下写了几篇小说,刊于桃水和朋友创办的文学杂志《武藏野》。此时一叶的小说还不成熟,与桃水之间似有还无的恋情又因流言蜚语被斩断。一叶决心不再从事“糊口的文学”,一家搬到花街吉原附近龙泉寺町,开了间卖零食和杂货的小店。店铺仅维持了十个月,樋口家再度搬迁。开店期间耳濡目染的底层生活让一叶的文字发生了质的飞跃。她后来最为入知的《青梅竹马》以及《浊流》《岔路》,都取材于此时的生活经历。

《青梅竹马》是一则中篇。故事的主人公是几



饮酒记

饭菜都已摆上桌了,听着窗外雨打树叶的滴答声,忽然想喝一杯青梅酒。妻子便说再去煎一盘鱼虾干来,慢慢下酒。我觉得甚好,于是取过酒盅,把酒倒好。酒水清亮,黄澄澄的,把一个江南雨夜在盅里轻轻晃动。

酒是去年同门所送,当初带回家时是很大的一瓶,如今已经所剩不多了。但是在打开的一瞬间,果香与酒味混合着腾跃而出,瓶子仿佛又被再次充满了。不多时,鱼虾也上来了,于是和妻子举杯。轻啜一口,从舌头牵而动全身,便觉这个夜晚忽然生动起来。青梅酒浸泡一年有余,数枚青梅果沉落在底部,做起了世间禅修人。时间一天天泡进酒里,清醇的果香,溶解了米酒的浓烈。粗头乱服的英雄,改变了激越的行径,变成了温润的女子,过起了烟火生活,于是又苦又甜,先苦后甜,以苦为甜。头顶的夜灯也落入酒盅里,如白面书生抱玉下沉,在三味之水水里优哉游哉。三杯下肚,就仿佛看见自己坐在儿时村头的河岸边,看着暮色里一轮月亮越升越高,一轮月亮往河中心沉下去。

妻子做的鱼虾干我最爱吃,酥而不腻,脆而耐嚼,火候恰到好处,下酒最佳。白瓷盘中鱼干朴拙,虾干鲜红,像一对风

名少年少女,虚岁十四岁的美登利,比她年长一岁的信如,比她小一岁的田中正太郎。美登利和父母还有姐姐共同生活在吉原妓院大黑屋的宿舍,姐姐大卷是花魁。美登利有大把的零花钱,出手阔绰,因此成了一群孩子当中的“女王”。寺院住持的儿子信如显得内向、阴沉,与他相反,生在高利贷放贷者家庭的正太郎性格开朗,整天和美登利黏在一块儿。尽管信如素来冷淡,美登利对他有着极为浅淡的、连自己也不分明的感情。故事从夏天的千束神社庙会到十一月的西市,读者不难看出,等待着美登利的,将是和姐姐一样置身青楼的未来。一叶用伤而不悲的语气侧写了无法挽回的“儿童的时间”,字里行间充满了花街吉原的呼吸。

随着连续几篇佳作刊于《文学界》《文艺俱乐部》等杂志,一叶出名了。上门拜访的人不断,其中不乏当代的文学名家和评论家。她自己对外境的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众声喧哗,又有多少是真正的称赞呢。就好像有些无聊的狂热人士,连三弦的音色好坏都听不懂,只是因为唱的人是女丈夫,便为了一时消遣而众口称赞。”另一方面,樋口家的处境并未因一叶急速上升的名气有所提高。她接了撰写《通俗书简文》的工作,劳心劳力,赶稿过程中患上肺结核,渐至卧床,最终在1896年11月离世。

一叶的一生虽短,却因她的文字而被人记住。正如笔名,文字成了她的渡船,赋予她超越了生命长度的时间。此番出版的《青梅竹马》精选了樋口一叶具有代表性的八篇小说和她的一些日记,希望能借此让中国读者窥见一百二十多年前的女作家眼中的明治烟云。

雨同舟的老搭档。鱼虾是老丈人寄来的。前些日子一个周末的早晨,我们刚醒来,还在对着窗外发呆,老丈人从湖南打来电话,兴奋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客厅:“你们猜我早上干啥去了,我去钓鱼了,满满一箩筐!”老丈人历来生活乐观,说话中气十足,像说书人一样神气。听着电话里的声音,我仿佛看见一群鱼儿顺着电话线游了过来,在客厅的地板上“噼啪”作响,翻动,跳跃。老人家正站在一片翻腾的湖水之上,背后

是一碧万顷的湖面,他正在清晨的鸟鸣中踏浪而来。老丈人家在湘南东江湖边,连绵群山之中,数百顷翠绿之水,透明、纯净,山光水色,莽苍而明丽,自在流淌。去老丈人家,必经过一段几十公里的盘山公路,一路环曲弯折,越来越高,从山上望下去,湖水里满是人的影子。

鱼虾味道极纯正,它们的身体里流刷过漱玉般的水流。青梅酒也好,如穿山越洞不绝如缕的潜流,但不可多饮。几盅酒下肚,竟然有点醉意。窗外的雨声打着窗台,打着树梢,仿佛变成了远远的评弹对唱,一个老生的浑厚之声,收留了浅薄的雨夜。菜尽,酒足,多好。

用每一天的日常佐餐,就可以慢慢饮尽一生,多好。

淮河流域的农村和诸多北方农村一样,把“秋收”说成“收秋”。去年国庆假期,我探亲回到第二故乡凤阳,去县城南部凤阳山区体验了一把“收秋”。

妻在娘家是老大。10月2日中午,妻娘家的甥男侄女们来看望他们的大姨、大姑,我在饭店订一桌餐款待晚辈们。餐后,外甥磊子说:“大姨下午有什么安排吗?”我说,没安排。“那跟着我去山里收秋,咋样?”磊子建议道。

饭桌上一大半举手赞同。于是乎,一行三代八人,分乘两辆私家车直奔凤阳山麓。离开第二故乡25年,沿途乡村地名,我还是一眼相认。把着方向盘的磊子惊叹:“厉害啊!大姨夫。”

问到处是老洪家放养的山地鸡。收板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板栗毛球还发青时,戴上橡皮手套把它割下,放到场上晒干,然后剥去刺棱棱的毛球,露出光溜溜的咖啡色果粒。对于大面积产区必定是这种收割法。

收秋拾板栗 姚志康

还有一种方法叫“自然脱落”,板栗毛球挂在树上由青变黑,风吹掉落,或是主人用竹竿敲打加速它掉落。老洪开“农家乐”自然采取后一种方法。我等踩在满地黑毛球的林间,只需弯腰捡起,顺着裂口剥一下,便可获得光溜溜的板栗果。我挺着个“将军肚”最怕干弯腰下蹲的活,拾不了几个就得直挺老

个。我拉过磊子悄声问道:“白给?”

磊子告知,对外,捡拾的板栗,摘下的柿子都须过秤,但比市价便宜。关键是在他家吃上一餐农家菜,这是老洪的“利润点”。而对内,尤其是磊副总,他自然是做人情;再则,咱也没吃他的农家菜。磊子有办法,他掀开后车盖,搬出一箱(六瓶)白酒作为补偿。老洪推却一番后收了。我算了一下,这箱酒的价钱远超这些山货的价值。老洪也会做人,第二天他宰杀了两只山地大公鸡,交给去矿上值班的磊副总,说,捎给你家的上海亲戚。

明天请看《奥地利“农家乐”》。责编:龚建星

饮酒记 思不群

饭菜都已摆上桌了,听着窗外雨打树叶的滴答声,忽然想喝一杯青梅酒。妻子便说再去煎一盘鱼虾干来,慢慢下酒。我觉得甚好,于是取过酒盅,把酒倒好。酒水清亮,黄澄澄的,把一个江南雨夜在盅里轻轻晃动。

酒是去年同门所送,当初带回家时是很大的一瓶,如今已经所剩不多了。但是在打开的一瞬间,果香与酒味混合着腾跃而出,瓶子仿佛又被再次充满了。不多时,鱼虾也上来了,于是和妻子举杯。轻啜一口,从舌头牵而动全身,便觉这个夜晚忽然生动起来。青梅酒浸泡一年有余,数枚青梅果沉落在底部,做起了世间禅修人。时间一天天泡进酒里,清醇的果香,溶解了米酒的浓烈。粗头乱服的英雄,改变了激越的行径,变成了温润的女子,过起了烟火生活,于是又苦又甜,先苦后甜,以苦为甜。头顶的夜灯也落入酒盅里,如白面书生抱玉下沉,在三味之水水里优哉游哉。三杯下肚,就仿佛看见自己坐在儿时村头的河岸边,看着暮色里一轮月亮越升越高,一轮月亮往河中心沉下去。

妻子做的鱼虾干我最爱吃,酥而不腻,脆而耐嚼,火候恰到好处,下酒最佳。白瓷盘中鱼干朴拙,虾干鲜红,像一对风

个。我拉过磊子悄声问道:“白给?”